

# 棄養或獨居老人的安置 角落

文口黃靖玲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工師

「我的家庭真可愛，整潔美滿又安康……」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《我的家庭》歌曲的片段歌詞，也許有人會想，這有什麼好奇怪？但在現實社會中，有許多家庭沒有辦法達到這種和樂境界，這個歌詞對他們只是心中的奢求……。

## 被家人刻意遺忘的神經科病人

常常碰到醫生或者是護理人員打電話給我說「靖玲，怎麼辦，某某人的家屬都沒有來」。這一類病人在神經內、外科中，有一部分暫時都沒有辦法跟我說話，僅能靠心靈交會。問我懂不懂他們在想什麼？需要我協助他們什麼？光看著他們無助、恍若不懂世事的臉龐，我們無從得知，只能憑藉醫療團隊們的猜測。不過我們想，這些病人想要的是一個有親人穿梭來去的家，一個溫暖的家，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家……。如何讓這個希望能被達成，是我身為醫院社工的重要任務之一。

阿英阿媽，因為中風來到醫院，躺在

床上的她，眼睛似乎可以跟我們對話，但往往問她會不會冷、認不認識我們，阿媽通常只是張著她的大眼睛，沒有給我們任何答案。阿媽入院前跟養女還有外孫女們同住，家中靠著阿媽的老人年金，及養女打零工的錢勉強生活，而阿媽的養子正巧面臨婚姻考驗以及生意失敗，沒有辦法從台北回花蓮照顧阿媽。

## 社工願意陪伴家人面對

阿媽剛入院初期，養女非常積極地跟我們配合及討論照顧阿媽的事宜，但一個禮拜後，漸漸的，一次兩次的電話聯絡，養女一再告訴我們：因為她要賺錢養家，所以無法來院照顧阿媽，而孫女們也正值準備聯考的階段，不方便來到醫院照顧。這時卻也是阿媽復健以及治療的黃金時期，所以我與醫療團隊、家屬討論後，決定先代請看護照顧阿媽並協助她做復健，但我心中仍希望在這樣減輕照顧負擔情況下，間接支持養女能在工作之餘、孫女在課暇之時，可以來醫院看看阿媽，陪阿媽說點話、給她多

一點生活刺激，畢竟親人的力量是不可小覷。但後來養女不敢也不願來醫院的答案開始變成：擔心來到醫院會被看護催著要拿尿布、衛生紙的錢。所以，就連偶爾在醫院一角遇到養女，她看到我就像逃命般的倉皇逃跑。而後協助阿媽的過程中，我再也無法連絡上這位阿媽的養女。

### 協助尋找社會資源，順利安養

於是我們除了在醫療方面多加努力外，也跟社會局、公所，還有里幹事有了密切聯絡，一部份除了希望再度跟阿媽的養女傳達「我們是站在要協助她以及阿媽的立場上來跟她談安置的事情，絕非一味強迫阿媽出院」概念外，也商請市公所以及社會局社工協助阿媽辦理

低收入戶以及公費安置(托育養護)，好讓中風臥床的阿媽有安身立命之處。幾經努力下，很高興原本避不見面的養子也來到花蓮，在我與他多次談話後，他也願意提供托育養護費外的差額部份，以讓阿媽順利安養。

也許安養中心的環境不如家中舒適，但在大家努力下，阿媽應該是尋回了她的藍天，也讓她心中的角落不再陰暗。阿媽並不是我所遇到第一個遭到棄養的身心障礙老人，但要如何提供這類老人或是民眾協助，更是我們社工員當務之急該做的，有的老人在家中獨自生活，也許靠著鄰居些許協助過活；有一些老人家並不是沒有孩子，但為了某些原因，孩子都不願回到老人身邊，以致老人無法安身立命。其實社區每一分子都



可以行舉手之勞，通報就近警察機關或是當地社會局，請相關單位及早介入處理，我想社會上的陰暗、封閉角落不再，社會也會更加祥和。

社會尋求社會資源、醫療輔助，協助家人照料，並評估是否需送安養機構。圖為社工師吳宛育與關懷家庭的孩子開心互動。